

九云记（上）

第一回 西王母瑶池宴蟠桃 释性真石桥戏明珠

自古英雄豪杰功名勋业之人，富贵兼备，福禄双全。有如唐朝之郭汾阳，朝相暮将，为国家之柱石。又若列国时陶朱公，积金累货，埒公侯之殷富。重以子孙绕膝，荣华无佞者，史册载录，稗说传称，指不胜屈。

难得如今《新增九云记》，萃一时之豪贵，传万世之奇异。

这般好话儿，宁可因事涉烦琐，迹近荒唐，使之泯灭，故于灯前月夕，长夏余冬，濡笔戏墨，汇为一编。奇奇幻幻，有常有变，总要归之于正。淫词秽语，概所不录。试看首尾，便知梗概。

再说道书所云天上，有一位万劫不坏之金仙，圣号称做王母，居于瑶池。池在东天之西偏，亦曰西池。王母亦名西母。

天上各有境界：东天是道祖、三清及群仙所居；西天是如来佛祖及诸菩萨、阿罗汉所止；北天是玄武大帝暨众神将治焉；昊天上帝之宫阙，则在中央，而统辖南天；南天虽有南极老人与南斗星官，要皆在上帝统辖之内。上帝好生，故居中而治南。

南有长养万物之意。玄帝统雷霆神将，以肃杀为主，故居于北。

佛宗寂灭无生，故以西方为极乐。道家以一气长生为主，是以占于东方，取气始生之义。

王母所居，珠宫贝阙，在瑶池之畔。瑶池之北，有三座大殿。中间一座大殿，名碧桃殿；东曰青鸾，西曰石鳞。三殿皆因物命名的。

这碧桃树，在西池之南，非同小可，高八千寻有咫。俗说：

蟠桃子着地三千岁，出土三千岁，开花又三千岁，结子又至三千载。成熟总为一万二千年。正对中间大殿，玲珑盘郁，不但下界所无，即佛家的婆罗，广汉之丹桂，与夫三岛的珠林琼树，亦迥乎不同。这是何故？只为他有瑶池的瑶水浸润，其枝叶花葩皆带玉的精华，在仙树为独冠。所结蟠桃，吃一枚，寿与天齐；若是三枚，能超万劫。

每岁三月初三日，是王母圣诞，正要开宴蟠桃会，前去祝寿，止请素日相契的佛菩萨、道祖、天尊与上帝，及诸大仙真。

其余一切仙官仙吏，海岛洞府歇仙，斗牛宫二十八宿，

总不得与。是以岁星东方朔，每至窃食。今此一度碧桃，繁盛倍于从前，凡散仙列宿，亦多邀请，为万劫以来第一盛会了。

这日，佛祖、仙真、星官，次第咸集，惟上帝后至。遥见鸾驾雍容，御的是绿琼辇，张的是紫云盖，星幢前导，羽葆后佣。那先至的众仙，皆恭恭敬敬，俯伏远迎。上帝先与如来诸佛祖、三清道祖，东西向，皆诸大菩萨。东间，上帝南向；左坐昭位，第一玄武大帝，以下皆是天尊；右坐穆位，青华帝君第一，以下皆为诸大真人。西间，南向独坐，是南海大王；北向两座，左为斗姥天尊，右为九天玄女；东向首座，鬼母天尊；西向首座，天孙织女。余为太美左夫人、九华安妃、昭灵夫人、观香夫人、月殿嫦娥、南岳卫夫人、魏元君、许飞琼、殷安香、何仙姑、麻姑、樊夫人、王太真、阮灵华、周琼英、鲍道姑、吴彩鸾、百花仙女。都脚驾风火轮，前前后后，到了西池行礼。

各献祝寿的土仪礼物，侍从一一收了。王母坐在中间陪席。

那个蟠桃，每人各献一颗。上帝、三清道祖各献两颗，惟释迦如来是三个。佐以交梨、红枣、雪藕、冰桃。说不尽天庖盛饌，王府仙醪。又有仙乐和鸣，云停风静。

如来手举蟠桃，而说偈道：

桃有千年子，人无百岁春。

可怜虚实筏，若个渡迷津？

然后剖食。迦叶在侧流涎，阿难睨而笑之。如来即以一桃与迦叶，一桃与阿难。道祖老君亦以一枚与金、银二童子分食。

时南极老人跨来的青鹤，俯首伏地，若乞怜状。南极笑道：

“你这两个畜生，也想要吃这样好东西。”因以瓜各掐一片与之。

大士见善财童子在一旁注视，亦授以一枚。善财道：“菩萨，想是年老健忘了。我在西天路上做大王，要吃唐僧时，

菩萨抛下一个箍儿，将我两手合住，再不得开。如何有来接桃子工夫？”大士向着众女仙道：“这个孩子，虽是牛种，到也聪明。只是他学好的心却还未定，是以至今箍住他双手。”众女仙皆各称善。大士将手一指，善财两手分开，接去桃子吃毕，仍旧合拢了。这个多话，不必细赘。

不多时歌舞已毕，嫦娥向众仙道：“今日王母圣诞，难得天气晴和。这兹各洞仙长，诸位星君，莫不齐来祝寿。今年之会，比别的极盛。适才众仙女歌舞，是桃宴都曾见过。小仙偶然想起，素闻鸾凤能歌，百兽能舞。既有这般妙事，难道如此良辰，百鸟、百兽二位大仙，吩咐手下众仙童，来的歌舞一番，诸位大仙以为使得么？”

众仙刚要答言，那百鸟、百兽二仙都躬身道：“既蒙仙姑的谕，自当应命。但歌难悦耳，舞不娱目。兼恐众童儿卤莽成性，倘有失仪，王母见罪，如何禁当得起？”王母莞尔道：“仍尔游戏，这有何妨？”

百鸟仙同百兽仙听了，随即招唤侍从传命。

登时只见众大仙童围着丹凤、青鸾两个童儿，脚踏祥云，到了瑶池，拜过王母，见了百鸟大仙，领了旨，将身一转，变出丹凤、青鸾两个本相。一个是彩毫炫耀，一个是翠翼鲜明。

那些随来之童儿，也都变出各色禽鸟。

随后，麒麟童儿带着仙童们，如飞而至，一个个参拜王母，见了百兽大仙，领了法旨，都变出本像。无非虎豹、犀象、獐狼、麋鹿、猿猴之类。

那边是众鸟围着凤鸾，歌喉宛转。这边是麒麟带着百兽，舞态盘旋。在琼陛玉砌之上，各献其艺。连那瑶草琪花，到也分外披拂有致。

王母此时不觉大悦，随命待从，托他百花琼浆，各劝一杯。

又问侍女董双成谢长珠：“还剩下蟠桃多少？”董仙女就知要与嫦娥、百鸟、百兽仙，答道：“往年结得少，

倒剩三十枚。今年结得多，反剩得十九颗。”王母道：“这丫头慳吝。可取九颗来，余十枚留与你们分吃罢。”董仙女因捡九枚，送到王母前。王母随递与嫦娥、百鸟、百兽仙各一颗。剩下的六枚，便分赏众鸟众兽，以酬其劳。嫦娥、百鸟、百兽仙欠身拜领颁赐，众鸟众兽们欢天喜地的分了吃下了。

斗战胜在傍大言道：“谁谓仙家无情？以我看来，比凡人还胜些。请看王母剩下蟠桃，若说分与百鸟、百兽两仙，合当到与嫦娥一颗。不是有情，因何不多送我一颗？”如来道：“悟空，你已成佛，何犹似旧日粗卤？”老君道：“前次蟠桃会，他一人偷食许多。今止一个，岂能遂意。怪不得他要争了。”

斗战胜佛笑道：“我这个成佛，犹之乎盗贼做了官，今已撞着了对头呢。”合座大家一笑。王母与上帝，亦为微笑。

王母复命董仙女，再赐斗战胜佛一颗。斗战胜佛不胜大喜，登时嚼下了。老君道：“斗战佛，今也劫人而缘化。

他年桃会，恐不能再屈高驾了。”说的大家都大笑。按下不表。

且说西日向晚，花影屡移。如来先起身，合掌向王母谢宴。

诸菩萨、众仙真君，各随如来谢毕。先送佛祖、道祖、上帝起行，然后次第稽首，尽的骖素鸾，驾彩云，冉冉而各归其所。

这是一编之头一辞，别的有全局奇变的事，有如龙门一脉，千支万派，引前开后，撰成一部。

却说天地肇判之后，自鳌头立极，三才奠位，黄帝疆理于南北。帝尧命禹平水上，分天下为十二州。至秦，并吞为三十六郡。后平百粤，增置其四，再为四十郡。伊后汉、唐以来，分合多异，沿革有殊。替至五季，僭乱极甚。至于宋朝，削平僭烦，抚有四京、二十三路。其中江西省，即古荆州地，亦是楚国，东北界南京，东抵浙江，西南界湖广。

天下五岳之外，又有天台山。这一山非同小可，山高三千九百九十丈七尺，上方三十里，十分峻极的很，非可比拟于他山。昔文人孙绰，作兹《天台山赋》，有云：穷山海之环富，尽人神之壮丽。世罕能登着者。

汉明帝时，佛骨自西域始入中国，佛教滋满中华。至于六朝，陈后主、随炀帝之世，名山峻岳，崭避幽贝之地，梵楼宏高，杰峰秀峦，云笼雾藏之处，庵宇缥渺。

及到盛唐贞观、开元之间，圣僧神缙，往往多有讲道育经，修身说教，祈禳天灾，以济众生，设法制咒，以除鬼神。道成的，也有尸解成佛，出类的，也有肉身腾空。这难道一概论，由是民生敬奉，有若一佛出世，二佛出天。

这时，天台山莲花峰上，有一圣僧，道号六观，名智禅。

徒弟六百余人，悟道者七十人。每众会讲道之时，莲花乱坠，天神降临，神通广大，咸称谓六观大师。

这日，王母娘娘圣诞，盛开蟠桃宴。上帝、如来、诸天尊俱赴宴筵，南海大王一同往参。大师心内想道：“斗姥天尊往日枉屈，讲了大乘道场。南海王每化为白衣老人，三回五次，参会法筵。我既不能躬往谢礼，倒好送以一个徒弟，等等路次，贺了盛会，以敬我一心，有所不已。”就问众沙弥道：“今日斗姥天尊、南海龙王赴他蟠桃胜会，尽日而散。今送徒弟中谨慎的一人，往南天门外，蓬莱歧路。一来贺敬王母寿诞胜会，二则说了我不克造礼，惟性真师弟一番下山，走一遭回来罢。”

“性真应声道：“弟子谨承依教。”

原来性真是六观传钵高弟，年今二十岁，聪明乖觉。经文释教，无有不精。通贯奥旨，修戒成道，心诚识慧，闻一知十。

古今阍黎中，百个难得他一个。又生得面如傅粉，唇若涂脂，神凝秋水，眉分春山，一表超众。

是日承师父之，退归禅房，登时浴了身，抓了瓜，用过早斋，净了手。头上戴着嵌宝毗卢帽，身上穿着云孙织成无缝八宝锦练袈裟，项上挂着一百八颗攒结长穗一串法珠，手提斗水降魔照妖禅杖，足着厚底白编多耳麻鞋。打扮得齐齐整整，飘然下山。风彩莹清，道气超卓，真真似天仙降凡，活佛生世。

随到山门外十里多路，一个石桥上，俯看了春水溶溶，山花幽幽。乍住禅杖，一壁厢心内自言自语道：“前岁之重九节，师父讲说金刚法席的日，斗姥天尊来参，天尊驾云而还。我陪师你送至那桥上，今为半岁光阴，才又到石桥了。”因看了一回，复怅然前去，向蓬莱歧路去了。

且说九疑之北，洞庭之南，湘江环了三面，中有一座大山。

这是五岳中南岳衡山。这山俨然中处，那七十二峰，拥护拱揖，胜跃崭着，云胧雾藏，就是元气所钟，森罗卓竦。嬴秦之时，有一女仙，修炼悟道，受上帝之职，镇守此南岳，号南岳卫夫人。后复赐元君之任，观号紫清。

当日，元君亦赴王母圣诞。侍女八人，趁着晚上，随迎接卫元君于南天门外，各驾着彩云，过了天台山。一仙娥道：“这天台山莲花峰，是六观大师之居。叠嶂瑞霭，断壑清流，可供一时的娱。今天日犹早，夫人星幢未回。我们暂且迟回于此地，探嘖幽景，弄得春妍，倒是难得的。”诸娥一时答应道：

“正合我们的意。一番舒畅舒畅，有何不可。”

当下各自按下云头，轻移莲步，玩玩幽景，沿流暂住，青苔白石，毫无半点尘累。但见谷鸟和鸣，溪辽风。众仙娥不胜有趣，逶迤至于石桥上。一娥道：“这么一个好好的居，多胜了我们之衡岳，比不得了。”一娥道：“可不是呢！真真是生佛之居”相与喝采，说说笑笑，忘归逍遥了。按下不表。

再说性真，白莲花峰山门外，一路赏玩，到了南天门外，蓬莱岔路。候了一盏茶时，便见绣幢翠盖，飘飘扬扬的来。仙童五六辈，护着一位白首仙官而来，正是斗姥天

尊。

性真躬身立于路侧，见鹤驾到前，上前稽首，请了安，徐道：“小的奉了六观师父之命，贺了天尊大老，会过盛筵，驾过近地，忒地顶礼，以伸敬恭之忱。”王尊停骖，谢了安，道：

“多承大师之盛意。又劳动贤师之玉趾，远远等着了多时。”

性真行礼罢，复道：“小的随留了此，奉候南海大王，一般请安，不敢远陪了。天尊大老，就此告辞呢。”斗姥天尊道：

“就是这么着。天也不早，南海王宝辇在后，想不远的。贤师请留罢，多多上了老师兄请安。”便向袖里取出一粒金丹、两枚仙果，赠与道：“贤师远路劳乏，只怕也饿了。可将此吃些儿罢。”性真双手恭接了，道：“大老惠赐，不敢不受。只恐不得克当。”天尊道：“贤师说那里话。路次只表芹意，贤师领受才是了。”性真拜谢，就藏了袖

中。天尊再三称劳，便随一辑而遐举。

但闻远远的有鼓乐的音，久的不闻。性真只为伫立，等了一回。又见许多仆从，拥来着一乘宝轿至了。性真向前就问：

“何位仙官来了？”引路的答道：“可不是南海大王么？”

性真迎了进来，道：“小的性真，以六观师父之命，请安于大王了。”南海王常常惯的就莲花峰，参听六观大师之说法，如何不认得性真，惊喜答应道：“好教贤师候的工夫久了。”

下车随问道：“师父如今可还康健么？”性真答道：“师父康健呢。”南海王又道：“莲花峰里诸徒菩萨，可能好么？”性真道：“赖王爷之福荫，都好了。”

南海王道：“贤师几时来此了？”性真道：“老师父为请王爷之安，又请了斗姥天尊，并贺今天西池盛会。贫道

刚才的来了，斗姥爷宝轮聿至，才叙申勤而别的。无多，王爷玉驾际到呢。”

南海王喜的不胜道：“难得贤师远劳，天也尚早些，请贤师一同去了陋居，供了一壶热茶，回去好的正经呢。”
性真道：

“恐师父企的多了。”南海王那里肯放，又道：“曾者寡躬三回五次四扰禅宇。大师难望下山的。贤师刚来半程，岂惜了一步贵屈么？”

性真一来被南海王坚意不放，二者曾未睹水府琼宫贝阙，因顺势谢道：“今蒙王爷如是错爱，敢不承命。”南海王大喜，先即上车。性真驾云随后。不消一刻，到了水宫，龙王落下车来，宫娥侍从一时簇拥着上殿。性真轻移步捷，走入宫门，不敢上前。龙王随命侍御引上殿来。但见珠宫贝楼，金碧辉煌，耀人眼目，锦筵绣毯，翠珥晶屏，迥非人间所有。正中设着一大金炉，不知焚着怎么香。傍有一盘佛手，金色灿烂，异香扑鼻。登时侍御奉将引枕、靠背挪好了，让性真坐定。

性真避席躬身道：“小的是一个缙徒，那里与王爷对席？”

“南海王道：“宾东主西，礼固然也。贤师无为过让。坐下好多说说话儿。”性真方才跪下，告了坐，侧席坐了。

坐定，又捧上香茶。只见十数侍女，俱各丰姿秀曼，羽衣蹁跹，傍边侍立。茶罢，又摆上杯盘，罗列桌上，真是水府之珍品，都不认名，但觉香美异常。此刻性真也觉肚中乏了，吃过果菜的类。

龙王亲自酌酒以劝，性真谦让道：“酒者，伐性之狂药，佛家之大戒。贫道不敢承赐了。”龙王笑道：“释氏五戒，酒为是最。寡躬岂为不知而劝乎？贤师，此与人间之狂药有异也。

是沉香琥珀用百花酿成，不用曲孽溶化的。只畅人之气，定人之神。贤师用过，乃知道呢。”性真再辞唐突，吃了半杯，顿觉香留口吻，神清气爽。